

「读鉴小说轩」

石達開

永远镌刻在大渡河上的英名

『醉垂鞭』：金田起神兵。舒长剑，丹旗卷。马踏江南营，剪佞卫天京。
争奈天闔眼。英雄胆，转刀锋。困败大渡河，我死兄弟生！

随天王洪秀全起兵北进，

出生入死，屡败官军，

攻破江南大营，威震敌胆。

卫天王，挥师讨逆，还都辅政。

遭猜忌，愤而出走，铁血纵横南中国。

破城何止百，杀官过万千的大英雄，

最终败至天险大渡河。

为保七千兄弟，他义胆冲天，

舍命全三军，冰心在玉壶。

凛凛然慷慨高歌，遭百刃而死。

天堑滔滔丰碑在，英雄豪气贯长虹！

华夏出版社
HUAXIA PUBLISHING HOUSE

顾汶光 著

「读鉴小说轩」

石達開

永远镌刻在大渡河上的英名

『醉垂鞭』：金田起神兵。舒长剑，丹旗卷。马踏江南营，
剪倭卫天京。争奈天闔眼。英雄胆，转刀锋。困败大
渡河，我死兄弟生！

随天王洪秀全起兵北进，

出生入死，屡败官军，

攻破江南大营，威震敌胆。

卫天王，挥师讨逆，还都辅政。

遭猜忌，愤而出走，铁血纵横南中国。

破城何止百，杀官过万千的大英雄，

最终败至天

为保七千兄

舍命全三军，

凛凛然慷慨

天堑滔滔半

胆冲天，

玉壶。

百刃而死。

雄豪气贯长虹！

华夏出版社

HUAXIA PUBLISHING HOUSE

顾汶光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石达开 / 顾汶光著. --北京: 华夏出版社, 2016.6

ISBN 978-7-5080-8813-6

I. ①石… II. ①顾… III. ①长篇历史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096480号

石达开

作 者 顾汶光
责任编辑 高 苏

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
装 订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
版 次 2016年6月北京第1版
2016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
开 本 720×1030 1/16
印 张 12.75
字 数 189千字
定 价 32.00元

华夏出版社 网址: www.hxph.com.cn 地址: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: 100028

若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我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。电话: (010) 64663331 (转)

目 录

第一章 叛 离	1
第二章 庆 嗣	24
第三章 误 杀	43
第四章 强 渡	64
第五章 草 书	84
第六章 潘 珏	103
第七章 投 江	121
第八章 断 琴	142
第九章 就 义	163
第一〇章 自 绝	182
尾 声	196

第一章 叛离

—

太平天国癸开十三年三月二十九日^①拂晓，震耳欲聋的枪炮声，撕心裂肺的呐喊声，渐渐沉寂下来。四川省宁远府冕宁县城外，刺鼻的硝烟伴着浓重的血腥味，在山野里弥漫。紧贴城墙的护城街已被摧毁，瓦砾遍地，余烬燃烧，滚滚浓烟直冲天际。草地上、田地里，到处是清兵的尸体和狼藉遍地的皮盔、断矛、军旗、死马……看得出，这里曾经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战斗。

冕宁城头的旗杆上，清军的绿色旗帜，已被太平天国的杏黄旗代替。

城里城外，扎着红头巾、蓄着长发的太平圣兵们正忙碌不停，有的扑灭余火，有的打扫战场，有的鸣锣安民，一切显得秩序井然、有条不紊。被战争吓得惶惶不安的老百姓，渐渐安定了。几个大胆的小贩，挎着食物沿街叫卖，遇着太平军也不回避。

靠近北门的一堵断墙上，许多汉、彝百姓，在围观盖有翼王大印的“安民告示”。

一位须发斑白的彝族老人，操一口流利的汉话，朗朗地念道：“照得爱民者宁捐躯以救民，必不忍伤民而为己……本主将立志恢复华夏，致意安民……”念着念着，他感慨地对身旁的一位彝族青年说：“阿沙，太平天兵，果真是仁义之师！”

话没说完，另一青年拉了拉他的袖子，说：“王培淦大爷，看，正给

^① 癸开十三年三月二十九日，即清同治二年三月二十五日，1863年5月12日。这年本是癸亥年，太平天国忌讳“亥”字（因“亥”与“害”同音），改“亥”为“开”。

穷人放赈哩。”

王培淦大爷扭头一看，北门边，一队太平军正给穷苦百姓发放赈粮。他微微一笑，说：“走，阿沙，看看去吧！”

许多人跟他去了。一个身着道装、风神飘逸、手执卜卦招儿、四十五岁左右的汉子，在人群中扭头盯着王培淦的背影，机敏的眼睛闪烁着熠熠光焰。

两名太平军将领一边说笑，一边走过来。算命先生朝他们瞥了一眼，连忙低下头，扛起招儿，大踏步往西边走去。布招儿上“神相王”三个红色隶字，分外醒目。

一位将领突然停步，皱起眉头说：“看，又是他，‘神相王’！”

另一位浓眉虬髯的将领两手一拍，叫道：“曾宰辅，小弟去将他抓来，如何？”

曾宰辅点头道：“好，韦丞相。不过，可别吓着他。”

韦丞相方欲追去，只见那“神相王”走到一片树林边，牵出匹炭黑色的骏马，纵身腾上马背，一溜烟消失在视野之外……

二

第三天下午，红日恹恹，悬于天际，山凝树静，没有一丝风，天气闷热，溽暑难熬。四川省清溪县南面的官道上，黄尘弥漫，看不见一个人影。突然，一匹疾驰的快马自南而来，四蹄翻飞，卷起一溜尘土，得得的蹄声，打破了这死一般的沉寂。快到清溪县城，马蹄声慢了下来。马上身穿道袍的人，朝清溪县界牌看了一眼，收拢缰绳，敏捷地跳下马来。

这汉子高矮适中，眉眼疏秀，体态清癯，举止文雅，面带倦意，古井般深沉的眼里，闪烁着冷酷的光芒。

他见四野无人，牵马避到树荫下，从袍袖里掏出块手绢，揩去一脸汗水，又舔了舔干裂的嘴唇，这才拈着疏朗的胡须，把眼睛眯成一条缝，对西边天际仔细观察起来。

西边天际，升起了一块形态怪异的浓云，四周镶着灰白透亮的边。它一忽儿像群马奔驰，一忽儿像雄峰耸峙，瞬息万变，无声无息地向上扩展着、弥漫着。

汉子皱纹深密的额头渐渐舒展，眉梢嘴角流露出一丝不易发现的笑意。当这片凶险的乌云迅疾向西斜的太阳涌去，他将右手从胡须上猛地挪开，从心底发出一阵得意的呼喊：“老天助我！老天助我！”

他习惯性地掸了掸半旧的道袍，从马背上取下一根锃黄油亮的细竹竿，又从宽大的皂色道袍里拿出个布招儿，用竹竿穿上，扛在肩头。布招儿上是“神相王”三个红色隶字。尽管他心里异常激动，脸上却平静得像一潭死水，一举一动都慢条斯理、安闲不迫。

收拾停当，他又向西天睨视了一眼，毫不顾惜地将马弃于官道旁，迈着坚定自信的步骤，沿着满是黄尘的路，向清溪县城走去……

清溪县城里一片凄凉，充满了大战前的紧张气氛。

听到石达开部“发逆”即将过大渡河、北取成都的消息后，城里的士绅富户，或举家远避，或龟缩乡间，几乎藏匿一空了。特别是有女儿的人家，受谣言的影响，更是阖家惶惶，唯恐受“发逆”污辱。只有穷苦农家，既无力远涉，又没有财产被劫之虞，留在城里，听天由命。

今日有要员莅临，净了街。凄凉的街道上，时不时有一队全副武装的清兵手执“回避”牌，驱赶过往的行人。

县署衙门前，柴戟高立，岗哨密布。卫士们持刀荷矛，腰别火枪，脸绷得像拉紧的弓弦，一动不动地站着，没有谁敢讲一句话。

县衙内的议事堂里，聚集着十余名接到四川总督骆秉章的手令，赶来这里参加一次极其重要的军事会议的文武官员。

高踞堂上主持会议的，是颇负盛名的湘军“儒将”、四川布政使刘蓉。

刘蓉字孟容，号霞仙，湖南湘乡人氏，四十七岁。他少年时折节读书，熟通经史，与同乡曾国藩、罗泽南等交游讲学，关系极深，是湘军的创始人之一。他曾在曾国藩营中担任过机要幕僚，后又隶罗泽南部，自领一军，屡立战功。最近，因石达开率部入川，湘军悍将、四川总督骆秉章

知其文武全才，特奏请朝廷，将他调任四川布政使。

刘蓉蕴藉倜傥，一举一动间，自有儒雅的风度在。白净面皮，蓄着八字胡须，素有洁癖，衣着干净整洁，浑身上下一尘不染。虽有大事萦心，脸上的表情却异常冷静。

“诸君。”为了表示特殊的敬重，他对同是湘军出身的提督胡中和一笑，露出满口整齐的白牙，随即收敛笑容，用刀锋般幽冷凌厉的目光扫视堂下众将，严肃地说，“石逆此次入川，声势与去岁大不相同。其先遣中旅赖裕新为先锋，张翼王旗帜，出冕宁，渡泅江^①，攻邛州，逼成都，以诱我出兵堵截，复派其宰辅李复猷部骚扰川南、黔北一带，亦打出翼王旗号，以为疑兵，引诱我分军狙击，然后，自率主力乘间蹈隙，从巧家渡过金沙江，陷河西，出宁远，先锋已达冕宁。石逆用兵之狡，实为久历戎行者所少见。”他停下来，潇洒地略拱双手，做了个自谦之态，继续说道：“学生虽才疏学浅、缺谋少智，然受朝廷之命、骆中堂之托，亲至前敌督师；愿与诸君同心协力，荡污涤腥，灭此巨寇，上以抒圣虑，下以振民心。然知己知彼，才能百战不殆。学生自省城来，下车伊始，对石逆近况尚有未能了然之处；不如诸君朝夕与贼周旋，洞悉其底蕴。还望诸君将近日石逆情形、各军布防情况一一告知，然后，共商围剿之策。”

胡中和地位最高，又与刘蓉同乡同里，平日稔熟。诸文武官员都将目光投向他，等他先说话，以避僭越之嫌。他对此感到满意，抱拳对众人一一示意，然后，做出副高深莫测的样子，说：“霞翁说得不错，石逆善布疑兵，声东击西，狡诈异常。以进逼冕宁一股发逆而论，是否石逆亲自率领，元政尚有不明之处。”

“哦？”刘蓉暗吃一惊，心想，进攻冕宁的太平军，即石达开的主力，这是大家公认的，也是无数谍报所证实了的。而胡中和却提出异议，不能不使人感到意外。

重庆镇总兵唐友耕近两年常与石达开交手，自以为知情，对胡中和所说的话很不以为然。他挪了挪魁伟的身体，抢着问道：“军门大人，石逆正向冕宁疾进，无数谍报，确凿可据。难道还有第二个石达开不成？！”

^① 泅江：大渡河的古称。

这唐友耕原是声势浩大的李永和、蓝大顺义军中的一名小头目。三年前，率两百余人背叛李、蓝，投降了清军。因其强悍勇猛，屡立战功，很得清廷赏识，扶摇直上。三年内，升到二品总兵的高位，镇守重庆，雄踞一方。因此，威风张扬，桀骜不驯。

胡中和瞧不起这位赳赳武夫、贼中降将，颇不高兴地扫他一眼，大约是想起了自己的身份，便不屑地对他耸了耸鼻子，转脸对刘蓉说：“霞翁，此战事关大局，极为重要，切不可有一丝一毫的疏忽。元政绝非夸大其词，危言耸听。设若石逆果在彼而不在此，误中其奸计，则必将危及全局，不堪收拾！”

唐友耕受了他的白眼，心里很不高兴，又碍于他是顶头上司，不敢当面顶撞，亦不甘受人轻视，便对他一拱手，暗含讥讽地问：“这石达开第二究竟在何处？还望军门大人点拨明白，以便刘藩台调度全局。”

刘蓉意在调和，对唐友耕摆摆手，示意他住口，又对胡中和点点头，专注地倾听。

“前日，一支万余人的发逆，大张石逆旗号，攻陷了打箭炉厅的八角楼。”

刘蓉的眉毛一扬，暗想道，赖裕新已在白沙沟被土司的滚木礮石压死，余部由唐日荣率领，攻入川北；李复猷尚在遵义、桐梓一带徘徊，哪来的这一支奇兵呢？为何又张“石”字旗？石逆本人在哪里？倒真叫人颇费猜疑。

大家议论开了。有主张仍旧防守大渡河一线的，有主张集中兵力进攻八角楼的，有主张平均分配兵力、两头兼顾的。大家正在议论纷纷、莫衷一是时，一名幕友进堂禀报：“越隼厅参将杨应刚部在冕宁城外被石逆击溃，杨本人正在堂外候见。”

刘蓉脸色一变，很快又恢复了平静，说：“叫他进来。”

一名三十来岁的武将被召进堂内，在刘蓉面前跪下，伏地顿首道：“罪将杨应刚叩见藩台大人。”

“起来，坐下。”刘蓉宽容地说，不住地打量他。杨应刚那副精明强干的神气，倒使刘蓉喜欢。“胜败兵家常事，何况你兵单力弱，原非石逆对

手，不能怪罪于你。你既与之对阵，可知石达开本人究竟在军中么？”

“这？”杨应刚一时弄不明白，刘蓉为何要向他提出这个问题。想了片刻，才说：“这股发逆异常强悍，定是石逆主力。但交锋时，末将未见翼王的黄盖、旗帜。石逆本人是否在其中，末将实不敢臆断。”

这又是一个不解之谜。这支太平军主力没有翼王旗帜，而另一支神秘的队伍，却大张“石”字帅旗。满座文武第二次吃惊了。

而恰恰这一个疑窦，帮助刘蓉澄清了心中的迷雾。他笑了笑，继续问：“冕宁一战之后，石逆有何动静？”

“仅在冕宁驻扎一日，即往西北而去。”

刘蓉不再多问，下巴一点，左右幕僚立即将一幅四川地图在他面前展开。他并不就方才争论的问题表示意见，指着地图说：“大渡河山高岸陡，水深流急，号称天险。沿岸数百里，仅泸定一桥沟通南北。石逆所部均系陆师，无舟可济，只需守住泸定桥，使其不能过河，再集中全省精锐之师攻之，何愁狂寇不灭。诸君以为如何？”

文武官员们“唰”一声立起，等待命令。刘蓉抚着疏朗的胡须，正要调兵遣将，布下天罗地网，一位皂隶进堂跪禀：“有一卖卦先生不顾阻拦，硬闯到衙门前，声称有机密大事，要见藩台大人。”

“军机要地，岂容下九流胡闹？抓起来！”唐友耕勃然大怒，粗声大气地叫道。

“是。”皂隶恭谨地答应着，却不起身，斜眼看着刘蓉，等候吩咐。

“且慢。”刘蓉沉吟片刻，皱起眉头，问道，“这人是谁？欲见本藩司何事？”

“回大人话，这位先生自称‘神相王’，说是专卜军机大事，百无一误。”

听得“神相王”三个字，刘蓉心中一动，向胡中和投去征询的眼光。

胡中和摇摇头，不以为然地说：“军机要务，岂可问于巫卜？”

“不然。”刘蓉正色说，“此人来头不小，学生留意多时矣。今日不期而至，必定有机密大事相告。如果系石逆奸细再治罪不迟。左右，请‘神相王’进堂！诸君暂且入座。”

“神相王”手持招儿，昂然而入，旁若无人地拉把椅子坐下，对刘蓉拈须微笑，似乎压根儿就不知道这是布政使大人的议事堂。

他的镇静使满座皆惊。刘蓉半晌无语，上上下下，把他打量了个仔细，这才问道：“先生求见本司，何事赐教？”

“神相王”把招儿往地上轻轻一顿，说：“特来为诸君吊丧。”

“为何出此狂言？”胡中和咄咄逼人地问。

“翼王兵出冕宁，渡河只在旦夕。而诸君尚在此高谈阔论，只怕大祸将临头了。”

听得“翼王”二字，唐友耕甚觉刺耳，霍地站起，怒形于色，喝问：“你是谁？竟敢称石逆为翼王！”

“常言说，父虽不仁，子不得直呼其讳；君纵不义，臣不得以‘逆’相称。”“神相王”转向唐友耕，从容不迫地回答。

“那么，你真是石逆手下之贼了？”越隼厅同知周歧源冷冷一笑，问道。

“正是。”他坦然地说，“小将乃昔日翼王殿下之元宰张遂谋！”

胡中和像被蝎子蜇了一下，从椅子上猛地跳起来，指着他问道：“哦，你就是石逆的军师么？”

“正是。小将正是曾助翼王纵横半个天下、朝廷严旨捉拿的‘逆首’张遂谋。今日，自投大人之手，听凭发落。”说完，他抚须一笑，安详地闭上眼睛。

满座文武始而目瞪口呆，继而哄然大哗，一个个瞠目结舌，紧盯住刘蓉。

刘蓉仰首发出一阵大笑：“自古对敌国之来使尚待之以礼，何况张先生大驾光临，更当以礼相待。诸君何以如此不能容人耶？左右，还不看茶来！”

张遂谋从皂隶手中接过茶盏，浅浅呷了一口，对刘蓉欠欠身，问道：“小将来得突兀，大人不疑么？”

刘蓉收敛笑容，离座下阶，走到张遂谋的面前，执着他的手，谦抑而恳切地说：“吾知先生两年前即与石逆分道扬镳、恩断义绝，何疑之有？

实不相瞒，学生等待先生来归，已整整两载了。今日得见，幸甚，幸甚！”

“大人?!”众文武无不惊愕。

“大人?!”张遂谋也愕然了。

刘蓉冷静的目光扫过众将的面孔，落在张遂谋脸上，话语间充满自信：“先生才兼文武，志向高远，岂能白白老死蓬蒿间？既离开石逆，肯定不会自甘淡泊，浪迹江湖。故学生无日不引颈相望啊！”

张遂谋很受感动，放下茶盏，长叹道：“大丈夫不能建丰功伟业，无颜立于世间！小将见翼王雄才大略，欲效诸葛、张良，助其夺取天下。谁知他溺于愚忠，不愿废天王以自代，一误再误，使王霸之业，付诸东流。屡谏不从，知其已无所作为，能不改弦更张，以遂平生之志么？”

作为清军重要头目，长期搜集敌情，与太平军对抗，刘蓉对天国内部的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，自然无不知晓。无论其他将领如何想，在他看来，张遂谋的来归，虽然有不少可疑之点，只要有所防范，无论如何，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。

三

早在九年前（太平天国甲寅四年），曾国藩的机要幕僚们大力搜集敌情，编成了《贼情汇纂》一书。根据天国诸王之间日益出现的矛盾，做出了东王杨秀清与北王韦昌辉“不久必有并吞之事”的判断。

果然不出所料，事隔两年，内讧真的发生了，太平天国由此而转入衰败。

那时，曾国藩的湘军初起，锐不可当，肃清湖南之后，出湖北，陷武昌，攻半壁山，大败太平军于田家镇。接着，水陆并进，顺江东下，逼九江，窥湖口，节节胜利，凶焰狂炽，满以为可以直捣天京。为了挽救危局，石达开受命于败军之际，率部西征，一败曾国藩于湖口，再败之于九江。不久，又第三次大败湘军于樟树镇，将曾国藩围困于南昌城内，呼救不应，终宵惊惧。石达开传檄远近，江西八府五十余州县，望风归附。接

着，石部太平军三克武昌，又会同秦日纲部大破包围天京数年的清军江南大营，逼得钦差大臣向荣上吊自杀，从而解除了清军对天京的威胁。

这是石达开在军事上的辉煌时期，张遂谋也发挥了最大的才智，运筹帷幄，亲临前敌，攻要塞，破名城，劳苦功高，誉满西征战场。

西征战事反败为胜，清兵、湘军土崩瓦解，一触即溃。太平天国的军事形势，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鼎盛时期，夺取全国胜利的希望越来越大了。可是，功高权重、不知自忌的杨秀清以为天下太平了，越发威风张扬。本来对杨秀清的威逼逆来顺受的洪秀全，也以为天下指日可定，决定除掉杨秀清。洪、杨矛盾日渐尖锐，一触即发。一直怨恨杨秀清、暗藏祸心的韦昌辉，乘机要求天王诛杀杨秀清；而天王洪秀全胸有成竹，反而封东王杨秀清为“万岁”，以激怒北王韦昌辉。韦昌辉得到消息，暴跳如雷，传檄燕王秦日纲秘密带兵回京，在洪秀全的默许下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杀了杨秀清及其妻儿眷属。为了达到擅权的目的，韦、秦在天京城内大肆搜杀“东杨余党”，历时两月，被杀戮的“东党”达两万余人。

正在武昌洪山与胡林翼的楚军血战的石达开，得到消息，带着爱将张遂谋、曾锦谦，马不停蹄地驰回天京，陛见了洪秀全，并当面怒斥韦昌辉：“东孽罪当诛，部属何罪，岂可尽皆杀戮？如此自相残杀，倘官军得知，乘我之危，将何以御之？”韦昌辉反责石达开：“你也是东孽余党，要为杨秀清报仇么？”

石达开见韦昌辉暗藏杀机，洪秀全亦有加害之意，知事不可为，与张遂谋连夜从小南门缒城逃出天京。曾锦谦留在城中，惨遭毒手。韦昌辉杀石达开不成，将他的母亲、妻妾、儿子及眷属百余口尽皆杀害，并派秦日纲领兵追出天京。洪秀全也下诏悬重赏购石达开首级。

石达开逃至安庆，即举兵靖难，讨伐韦昌辉，并上奏天王，要求诛韦以谢天下。韦昌辉也调兵遣将，负隅顽抗。同室操戈，豆萁相煎，对石达开歼灭湘军的计划，是功亏一篑，对曾国藩来说，则是绝处逢生了。

鹬蚌相争，渔人得利。清兵利用天国内讫之机，发动了全面反攻，名城重镇，相继沦陷。咸丰皇帝降旨，要曾国藩相机招降石达开。经过全面的分析后，曾国藩上奏清廷：“如洪、韦胜，投降乃意中之事，若不胜，

则该逆挟诡诈以馭众，假仁义以要民，方且飞扬自恣，未必遽有投诚之心。”他希望石达开在内乱中被杀掉，除去一个心腹大患。

但事情的发展和结局，使他们大大地失望了。当石达开率兵东下以清君侧时，正值陈玉成部在宁国府战败。他权衡了利害得失，为了大局，暂弃私怨，移兵宁国府与清兵作战。同时，由于石达开大兵压境，天朝内外一致反韦，加上韦昌辉兵围天王府，欲加害天王，洪秀全才不得不斩韦、秦等人，传首宁国，召石达开回京辅政。石达开总理朝纲之初，军民敬服，气象一新。曾国藩乘天国内乱时取得的战果，大部分又被太平军夺回了。

石达开的威望越高，洪秀全的猜忌越甚，剥夺了他的军事指挥权，留在城中不使出，事实上等于把他软禁起来。同时，加封昏庸愚昧、于军政大事毫无知识的洪仁发为安王，洪仁达为福王，主持军务，以牵制石达开。

石达开满腹雄才，无用武之地；一腔忠诚，无报效之门，如骏马之不能奋蹄、苍鹰之不能展翅，终日彷徨、苦闷，而又无可奈何。同时，洪秀全由猜忌生出杀心，连安、福二王也企图谋害。眼看矛盾越演越烈，第二次内讧悲剧在所难免了。

天京臣民忧心忡忡，石达开的部属更深为不满。一天，石达开朝见天王归来，满腹悲愤无可排遣，猛地想起诸葛亮《前出师表》中的几句话，深有感触，提笔疾书：“亲贤臣，远小人，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；亲小人，远贤臣，此后汉之所以倾颓也……”

正写着，张遂谋来了，看见这几行极有气势的狂草，心中已明白了大半，说：“大丈夫如遇明主，自当肝脑涂地，效命疆场；不遇，则当以天下为己任，做一代开国明君……”

石达开心中波翻浪滚，默默无言。天京缺粮，军民饥馑，他自皖南调进数千石粮食，却被安、福二王截去。今日，上殿见天王，请求发还粮食，以饱军民。谁知安王、福王反诬他“动用圣库银钱，囤积粮草，收买军民之心，居心叵测”。他据理力争，天王竟勃然作色，不听他申辩，拂袖退朝！但是，要他“做一代开国明君”，他不敢这么想、这么做。

他写下诸葛亮《后出师表》中的几句话，以回答张遂谋：“……臣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至于成败利钝，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。”

张遂谋把话挑得明白，说：“如无玄武门之变，李世民能有贞观之治？”

“以你之见？”石达开严厉地问。

张遂谋索性把经过深思熟虑的一个大胆计划，斩钉截铁地说了出来：

“废天王于深宫，诛洪姓诸王，然后，请旨上帝，南面称制。集大权于一身，凭翼王之才，统兵北伐，光复神州，成此伟业，易如反掌耳。”

一生以忠义自诩的石达开，断然回答道：“余只知效忠天王，守其臣节，不敢行不义之事。”

张遂谋一针见血地指出：“伴君若伴虎，自古皆然。翼王，你身挟震主之威，体兼高人之德，而势在人臣之位。虽欲效股肱之力，竭忠贞之节，岂可得乎？君不闻子胥伏剑、韩信被诛？前车之鉴，又岂可忘乎？”

石达开哑然了。

张遂谋见他既不愿取天王而代之，又不能效愚忠以自全，再献一策，说：“翼王深得军心，何必受制于他人？中原一时图之不易，不若挥军入川，效刘玄德创鼎足之业。”

王娘潘珏也点头说道：“此话有理。佞臣当道，蒙蔽圣聪。欲明哲保身，断不可得。为了避免内讧悲剧重演，不若暂离天京，再图良策。”

篡既不愿，忠又不能，留给石达开的，只有避祸离京这一条路了。

离开天京之后，石达开部先后转战安徽、江西、浙江、福建，西入湖南，连克郴州、桂阳、嘉禾；北攻祁阳，进围宝庆府，拟由此入四川。双方调集了数十万军队，展开了历时两个多月的大血战。结果，石达开以一簣之差，会战失利，被迫退回广西，攻克庆远府^①，改庆远为“龙兴”，以期从此有所作为。

虽然入川受阻，张遂谋并未气馁，一心攀龙附凤，辅佐翼王成其大业。他们联络天地会诸雄，分兵攻占广大城乡，确实显示了一派兴旺气象。

^① 庆远府：今广西宜山县。

可惜，天地会义军诸首领，并不真心与太平军合作。不久，骁将石镇吉兵败牺牲，另一勇将陶金汤被天地会张高友暗杀，“石门四虎”（赖裕新、李复猷、石镇吉、陶金汤）已去其二，因而势力大减。加之粮饷缺乏，石达开无奈，只得退回家乡贵县，招兵买马，并攻占南宁府，作为根本，以图再举。正巧这时，他得知洪秀全的堂弟洪仁玕自香港辗转到达天京，被封“开朝精忠军师顶天扶朝纲干王”，总理朝政，便差人专程送去贺表。信差回到广西，带来安庆被围、天国危急的消息，军心开始浮动。将士们有的因安庆被围，要回天京保卫天国；有的因局面艰难，要离广西另谋出路；有的暗地勾结清军，准备投降。于是，右一旗大军略彭大顺、精忠大柱国朱衣点为首，串联了六十余名将领、二十余万战士，打算离开翼王，万里回朝，匡扶天国。连石达开也动了心，安庆是他一手经营的根据地啊！他呕心沥血，惨淡经营数载，才把它建成雄踞上游、屏障天京的重镇。如今，让清军轻易地占领，他岂能甘心！但张遂谋坚决反对返京勤王，与彭大顺等势同水火。诸将意见不合，使石达开一时难决进退。

一天晚上，天清气朗，银汉耿耿，一弯眉月，把竹影投到翼王寝宫的窗纸上。石达开坐在案边，在龙凤烛下面玩着一把铁伞，心事重重，不时抚伞长叹。数易寒暑，几换星霜，回首往事，怎不感慨万千，倍觉凄凉！

在太平天国定都天京的当年，他受命经营安徽。一个不满二十三岁的青年，肩负起节制整个西征战争的重任，需要何等的魄力和才干啊！然而，他没有辜负天王和东王的重托，驰奔安庆，设营筑垒，巩固城防，使之成为天京的屏障。同时，他分兵攻取皖南、皖北，在集贤关击毙清团练大臣吕贤基，攻克庐州^①，迫使曾在蓑衣渡杀害南王冯云山的清军名将、安徽巡抚江忠源投水自杀。他在全省巡察，抑豪强，舒民气，奖耕织，利商贾，开科取士，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，居然大治。百姓感激他，成铸此伞，以表颂德之意。

少年意气，雄姿英发，已成往事。而现在，却困居南宁、贵县一隅，大有进退失据之势。他虽然与往常一样庄重、矜持，但内心深处，亦常常为贸然离开天京自怨自悔。

^① 庐州：今安徽合肥市。

他的妻子马王娘、刘王娘均征战在外，另一妻子潘王娘，此刻正在烛下攻读史书，听见他颓然自叹，丢下书，在床头拿了件短衣，轻轻地走上前来，披在他的肩头，关注地问道：“究竟回不回天京，定夺了么？”

“诸将意见不合，尚未定夺。”石达开摇了摇头，反问道，“夫人，依你之见呢？”

潘王娘莞尔一笑，没有回答，指指窗外皎洁的月光，深情地说：“月白风清，良夜难得。翼王，且暂抛烦愁，为我抚一曲吧，我用歌儿伴你。”

她取下七弦琴，置于丈夫面前，又燃起一炷香，袅袅香烟，在他面前缭绕。

这话正中达开之意，何不借此排解心中的忧愁？他试了试弦，一笑，说：“夫唱妇随，人生一大乐事。戎马倥偬之际，更为难得。唱吧，夫人，我用琴伴你。”

他挥指拨弦，滚出一阵沉闷的琴声。他一抬头，见潘王娘似笑非笑地看着自己，省悟音调太悲沉了，连忙轻揉慢剔，但旋律始终带着一种压抑的情调。琴为心声，这是他真情的流露，潘王娘很了解这一点，不再勉强，点点头，倚着窗子，如怨如诉地唱道：

月冷雁孤栖不定，

哪堪露重秋深。

一曲哀歌北斗横，

黄芦疏影里，

归思和泪倾。

歌声中，一种深切的故国之思，打动了石达开的心。

应念江南繁华地，

也染狐兔膻腥。

故国旧情须记省……

石达开满腔热血沸腾了，运指如飞，似惊雷疾雨，穿梁绕柱，声裂